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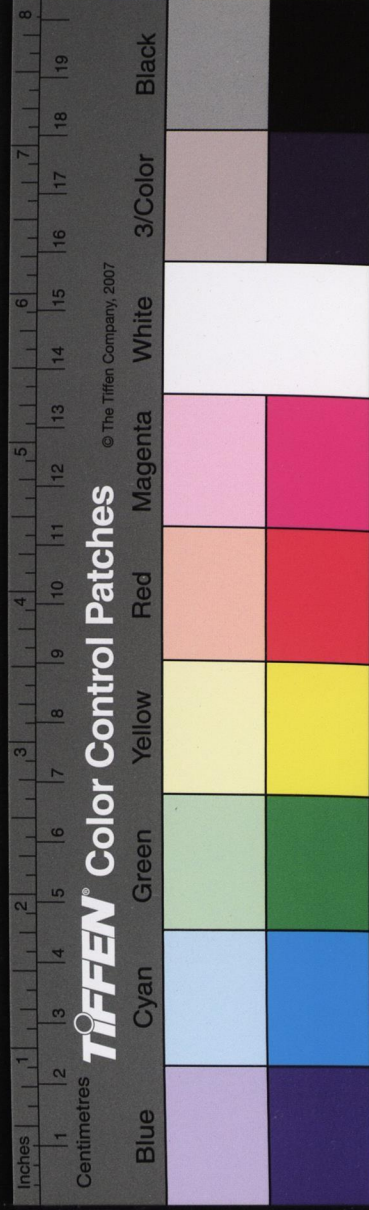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
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
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
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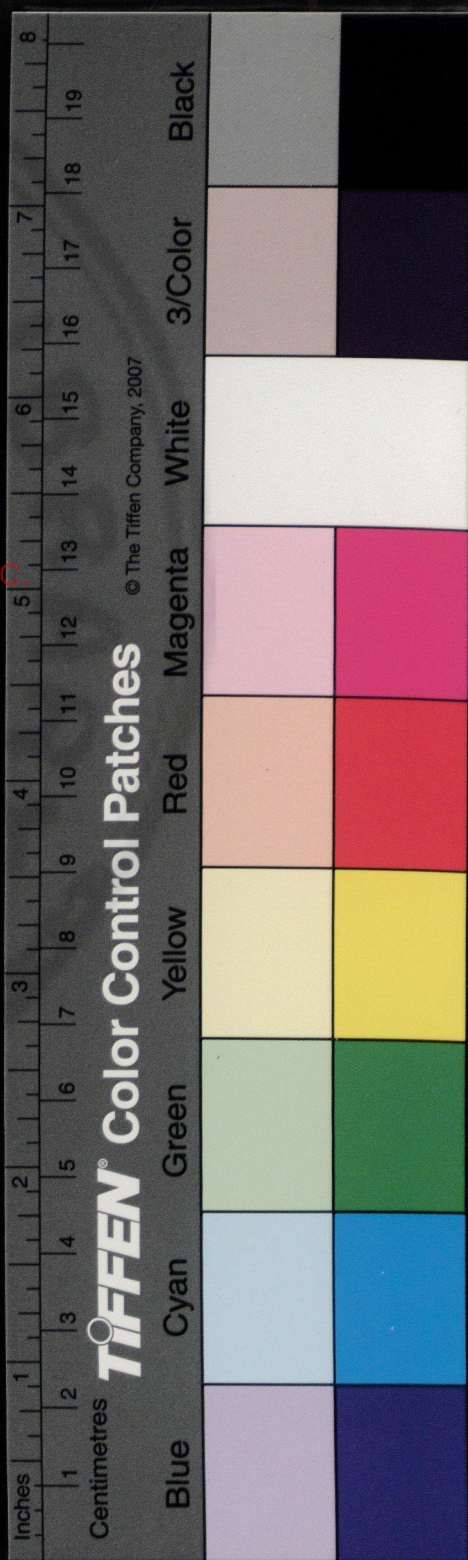
頭責秦子羽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顥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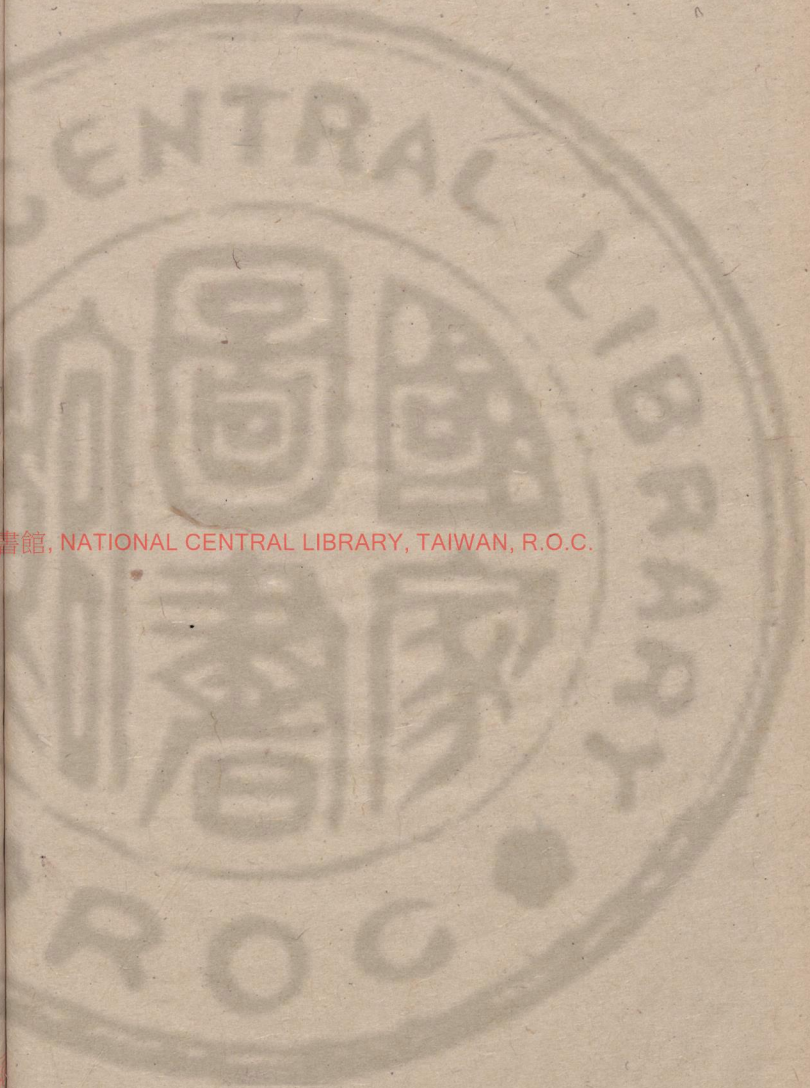
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喫無宮商或阨陋希言
語或淹伊多恣態或謹譚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壑杵
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
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倫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
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
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騃騃定
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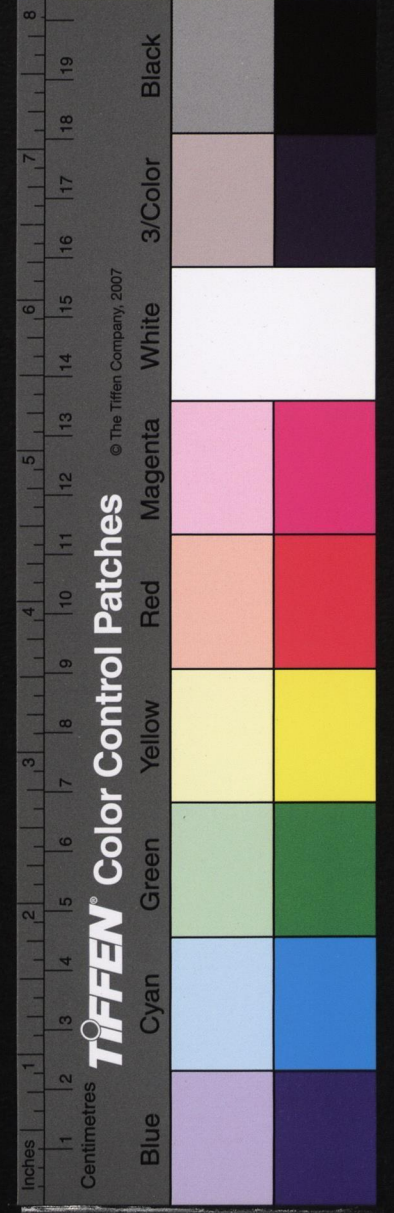
陸太尉玩請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
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殷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
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名恢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

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劉



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牯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

然容卿輩數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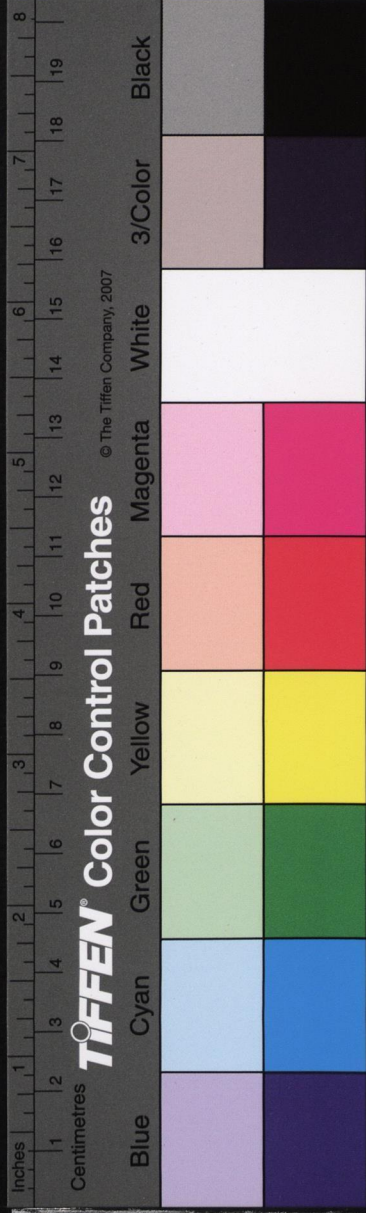
于寶向劉真長叙其按神記劉曰卿可謂思之董狐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戒行止鎮襄陽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



調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栢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
欲持此何作栢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不得坐談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
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栢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
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
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
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考翁集家門傾動人物劉
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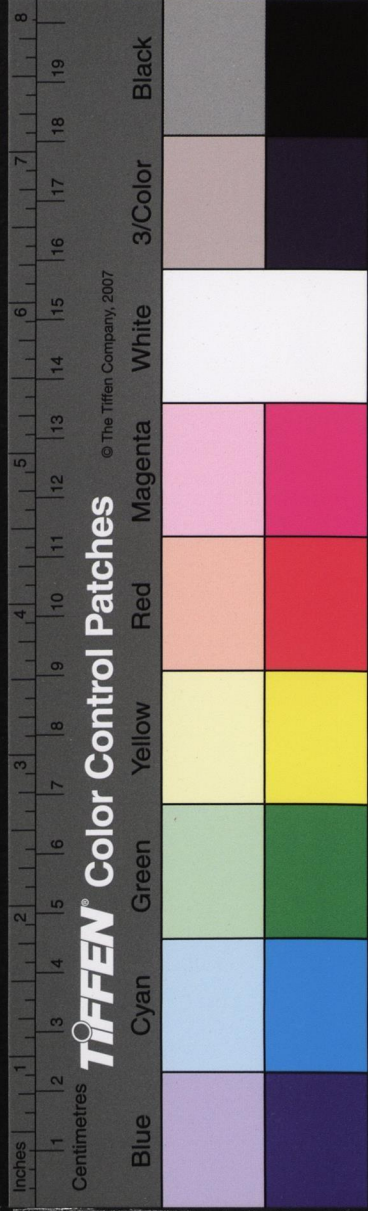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門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
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
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
狗竇張應鑿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栢公司馬于時人
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
有二稱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
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叅軍此過乃不惡



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郝隆為相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

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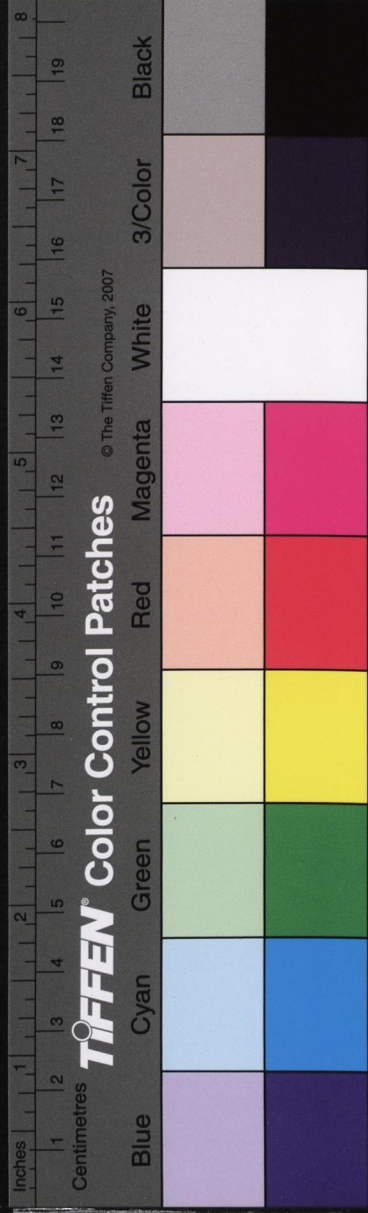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槍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不知桓公德衰為後後生可畏

張蒼梧是張馮之祖嘗語馮父曰我不如汝馮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馮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叅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犬豕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優勝此不謝曰唇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巳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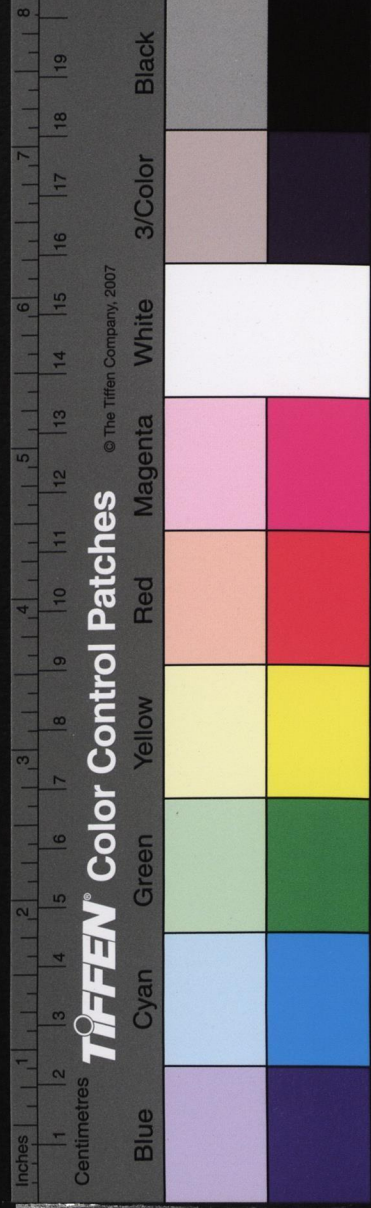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氍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盧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表無恒故以此激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詣於道二何佞於佛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办皆虛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敬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暹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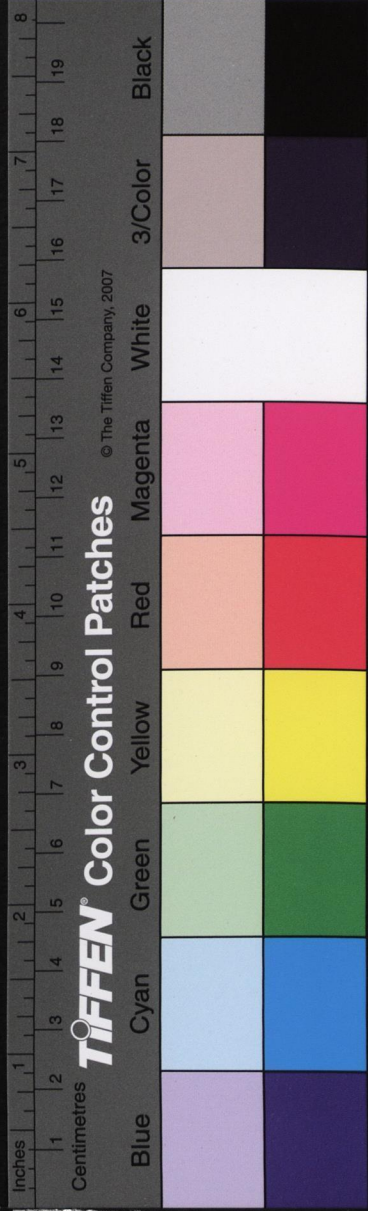
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符郎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上所生終無極已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反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文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顧長康啖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詢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均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王曰卿莫近禁嚮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六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
曰白布纏棺豎旒旛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
頭浙米劔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輓轆卧嬰兒殷
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
眇目故也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
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
而况於卿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劉叅軍宜停讀書周叅軍
且勤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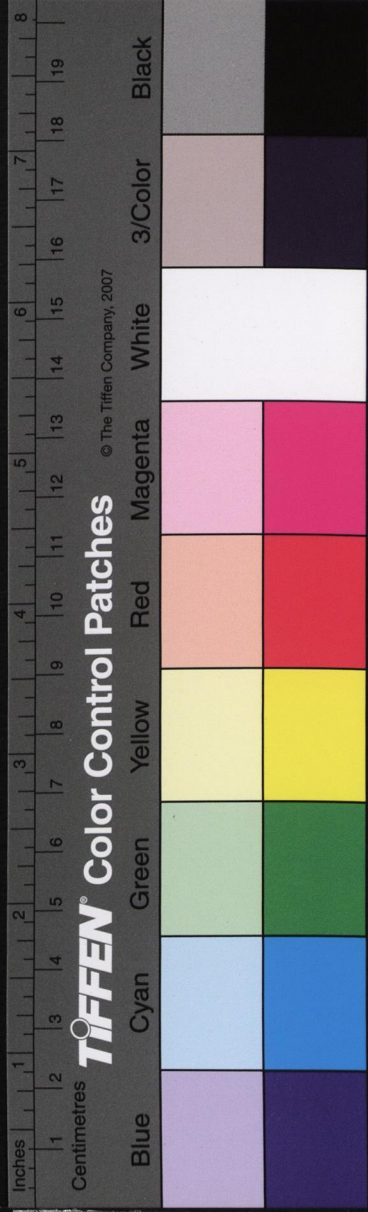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
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在廣行恒縮頭請
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叅軍如從屋漏中來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玩玄連就承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
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
物亦不可得也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
語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
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
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
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汁盡輒益使
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還其所如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

諷誄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

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

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
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桓嘆曰公
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行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

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觸奴角反

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

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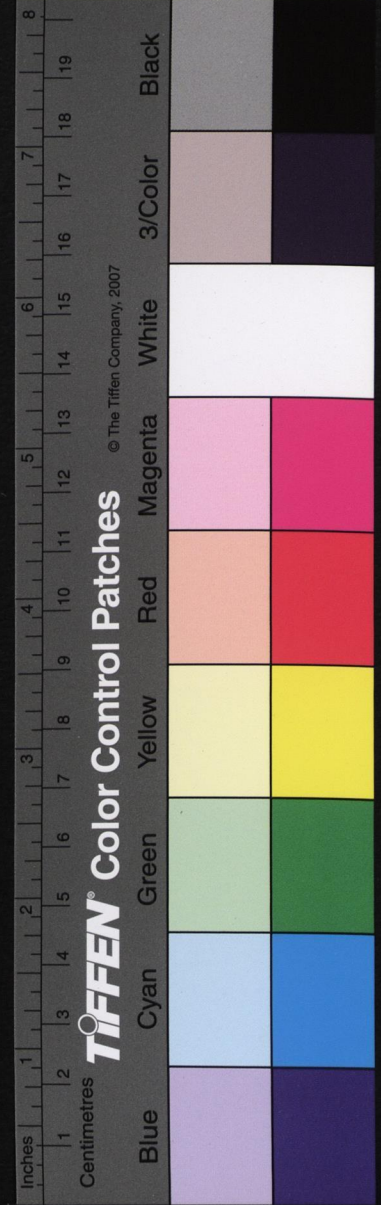
固者高柔也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手歛叔虎云酷

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嗔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

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栢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栢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疆知人家國事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蔡伯喈睹睪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叙曰余聞蔡伯喈

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聽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

王右軍聞大真曰三祖壽一作樂器也元一作弔孫家兒打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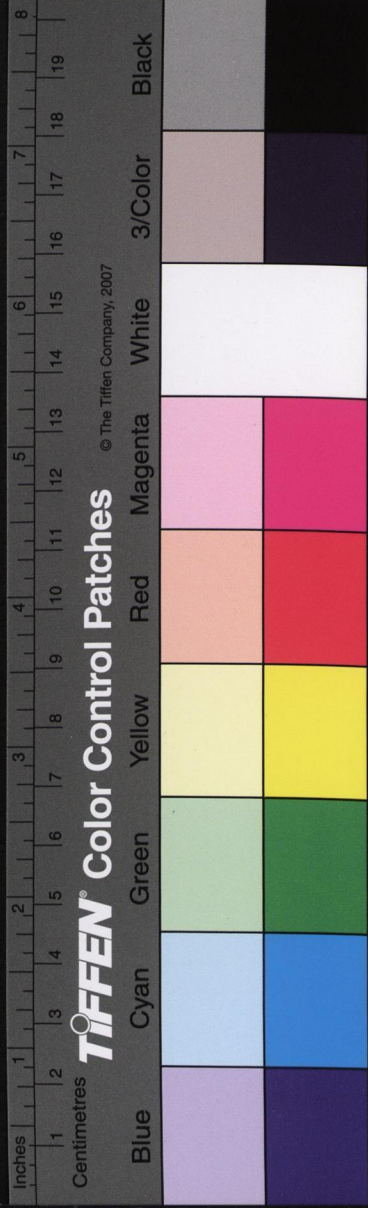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臚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寸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餽

裴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偶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



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
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
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
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

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
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

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
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二羣白頸
鳥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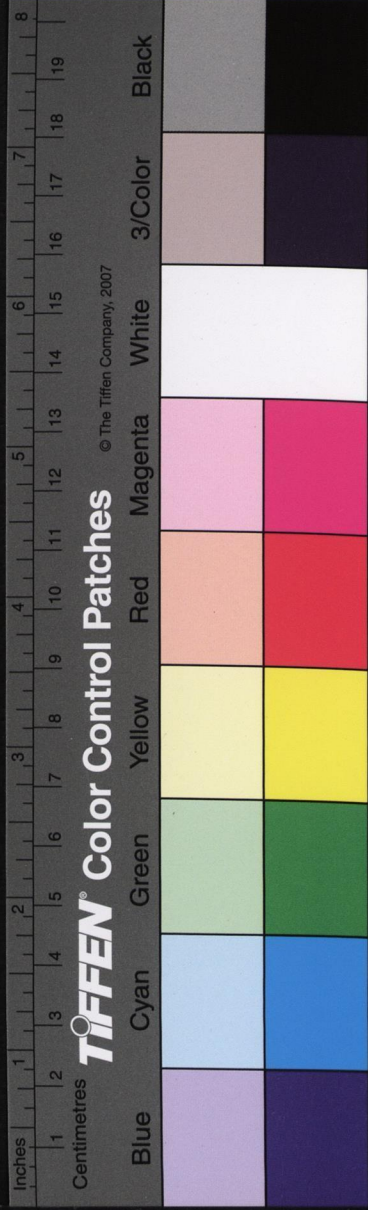
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歸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望蔡謝悵小字相南郡每見

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
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



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遙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其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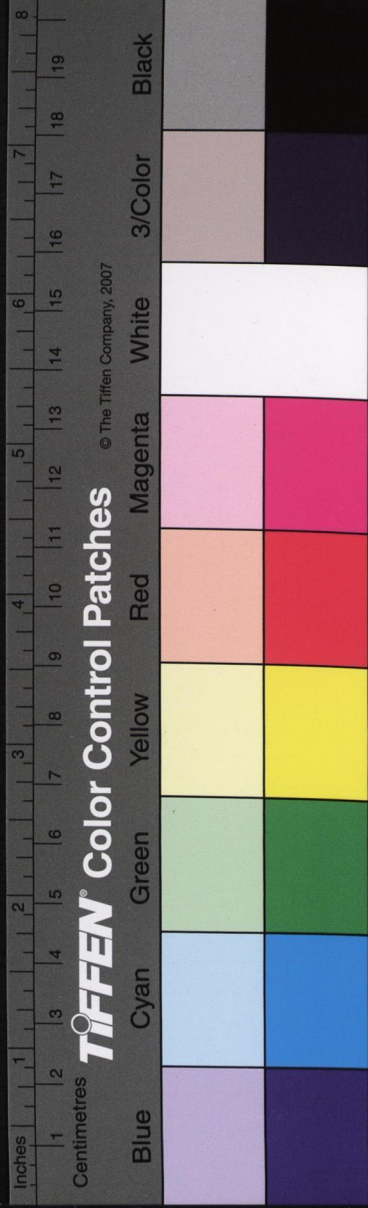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白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擗魏武以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

高因帖卧牀上劍至果高

王大將軍旣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肥寶馬齋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憫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勅勞晨夕用相規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匿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云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



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
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
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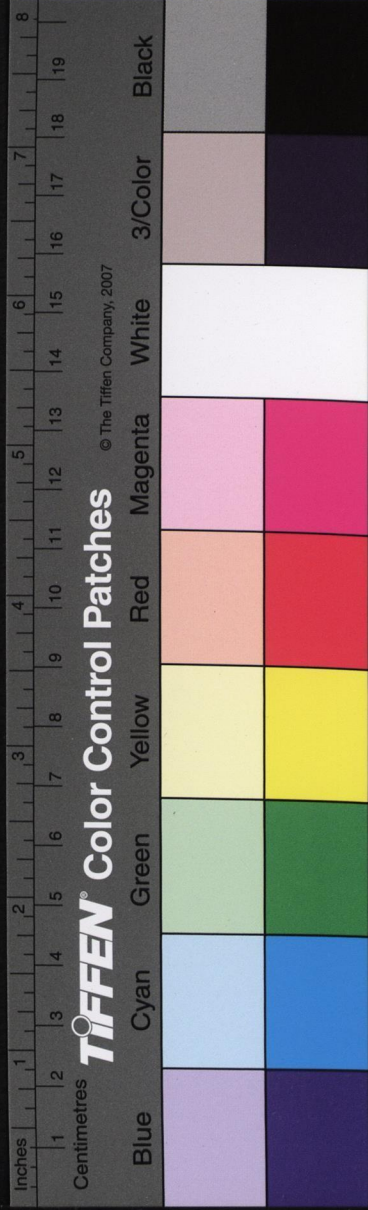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及可以謝峻庾欲奔
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温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
無它我為卿休之庾從温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
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
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
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
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

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
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比征劉聰所得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疆無有登車理
慨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
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即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
歇江屢暝入宿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屢乃詐厭良久不悟
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即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
而慙情義遂篤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



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咸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
儉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
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
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
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
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
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鬻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相大司
馬在南州故往投之相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
素亦有譽相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

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甚遠來意范
雖實投相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相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謝過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
與賭得即燒之

過謝玄
小字也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友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
族黨所讒誣以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友問
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友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相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後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
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



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相公坐有參軍椅丞薙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仍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檐櫛將去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相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免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相宣武既廢太宰司馬晞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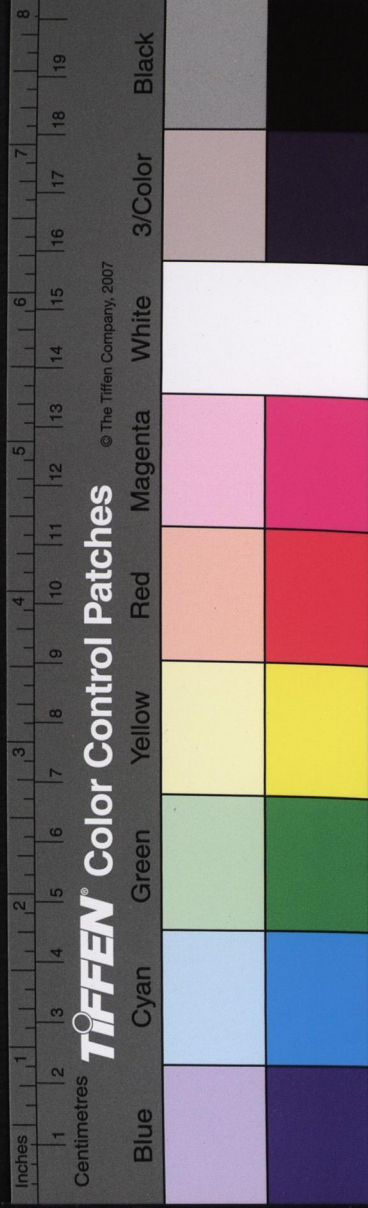
運去矣請避賢路相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相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

每與夫人燈下散籌算計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展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

人得餉便命為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

慎不可令大郎知王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雅

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

有治實

郗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

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

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

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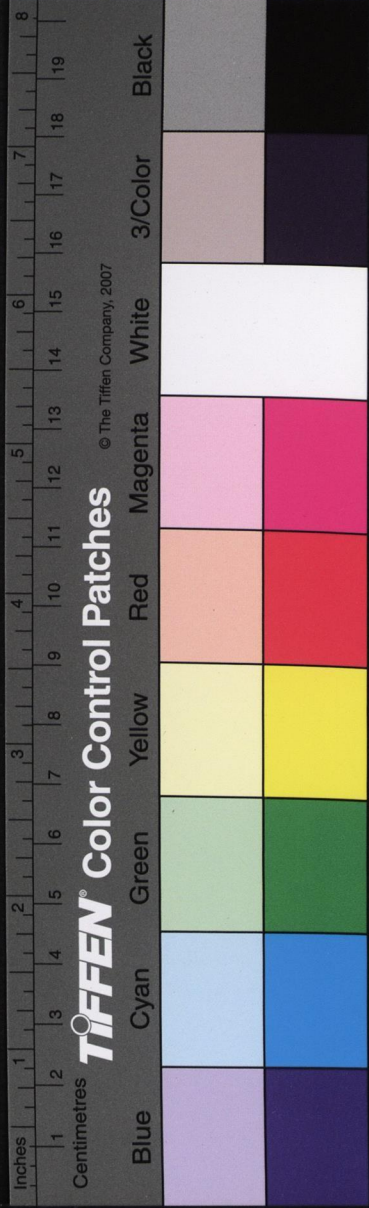
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

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

相讓之大將軍曰白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廁常有一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 香汁之屬無不

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



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襪以手擎飲食烝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玉石所未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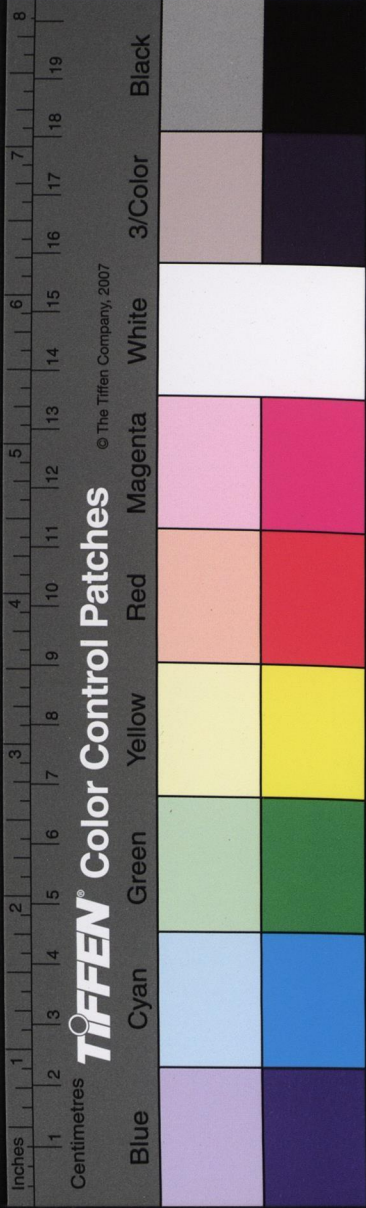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蒔菹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蒔菹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太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轆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駭常瑩其蹄爲主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駭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更炙至一臠便去

王君夫嘗貴一人無服餘相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印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奮至以讐牖語人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胡本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悖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謝無奕性羸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帟帶繞手恭附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栢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每不如甚以為忿廼夜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叅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口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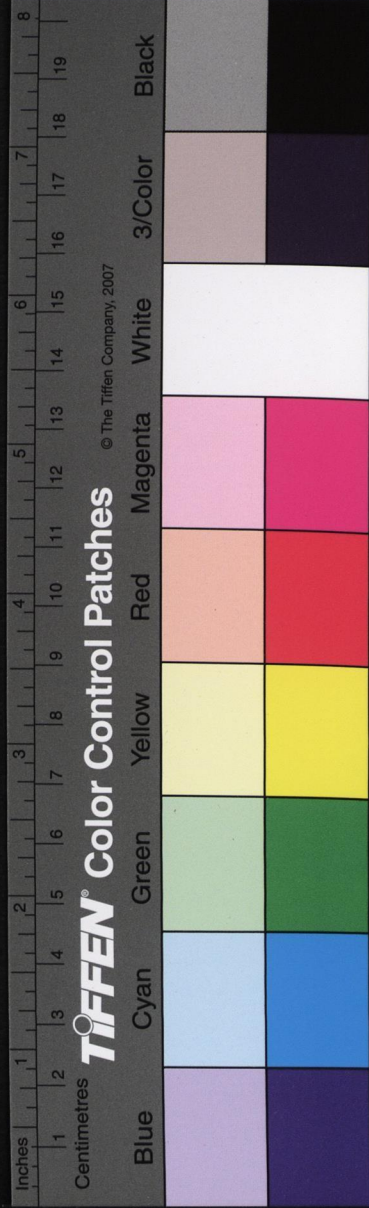
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事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

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是誅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所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棊並噉棊文帝以毒
置諸棊帶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
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
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
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
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
不敢離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嘆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
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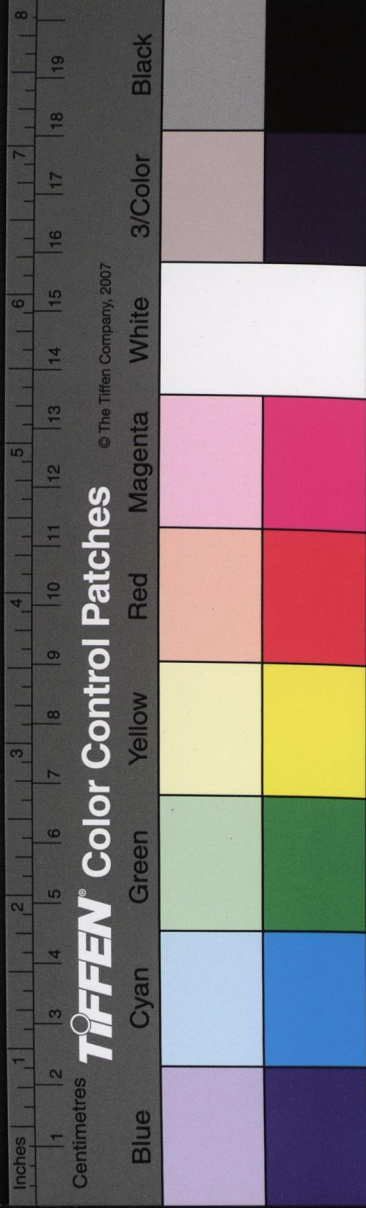
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
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
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

庾公欲起周邵子南之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
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䟽食
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
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
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



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叙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

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謝日莫雨

馭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

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

粹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相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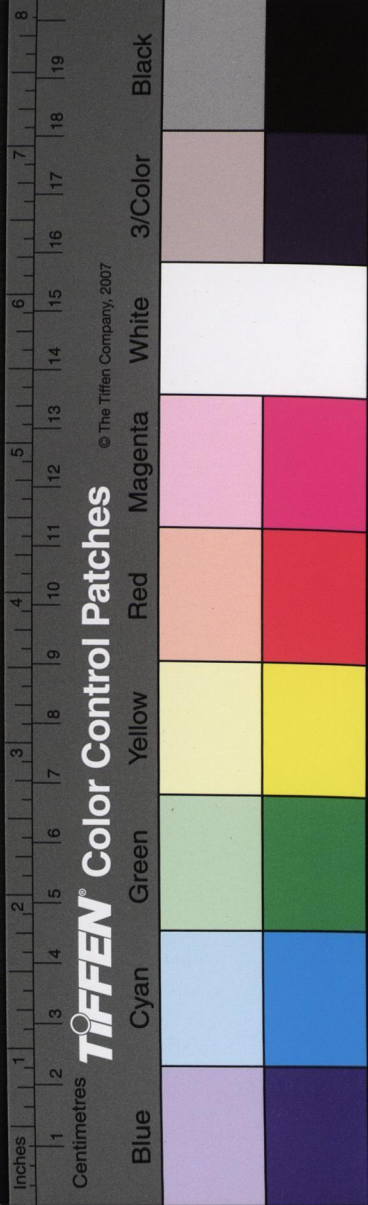
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

相公初報破殷荊州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痰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
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
學死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
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
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
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
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卽下度流涼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
情癡

任瞻字育長
樂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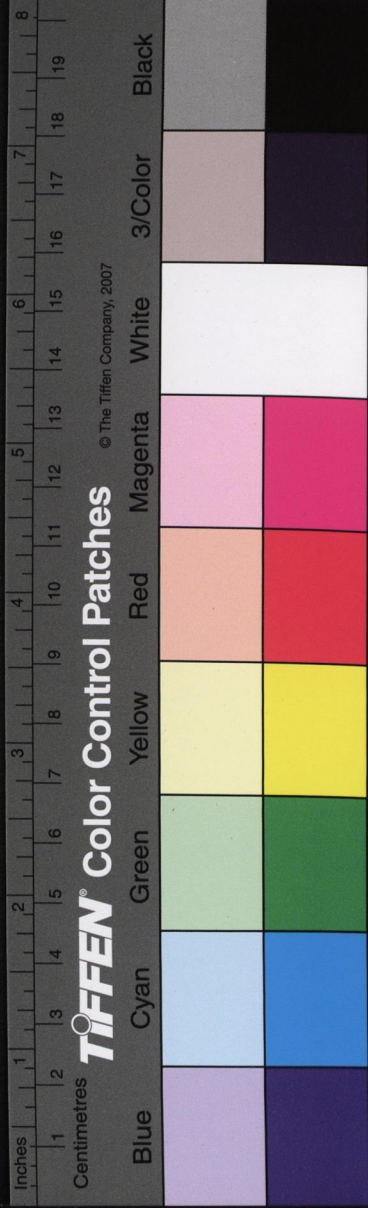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公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

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無言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
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
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
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
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煥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
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
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
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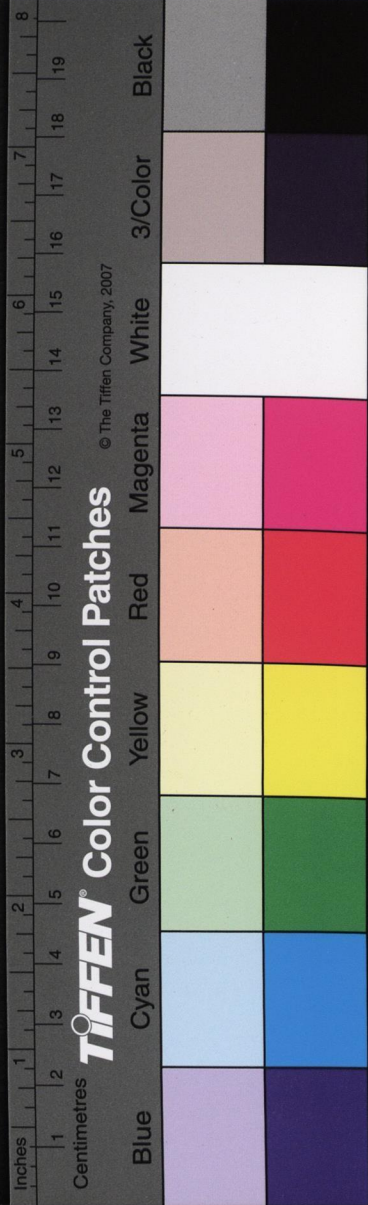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
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遂以身熨之婦亡
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
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賈公閻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
在中庭見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為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
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
秀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
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
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
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
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
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
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
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
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
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郭
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
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
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辛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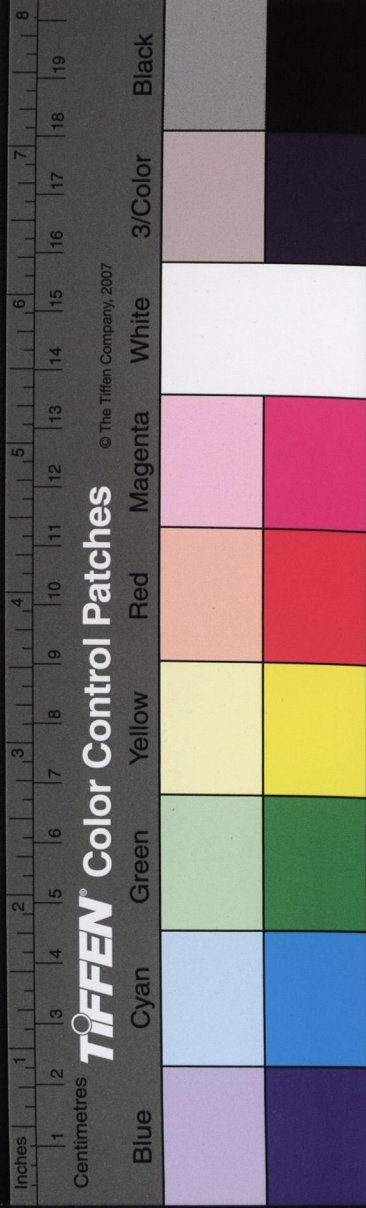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
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建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
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
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
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言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
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
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
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王胡之與無忌甚相
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
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詹作荊州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
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
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



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客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執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栢玄將篡栢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亮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歷代小史卷之五終

歷代小史卷之五

大業雜記



大業元年勅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為營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為副廢三囑舊道令開菱柵道特有術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聞初皇之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為豫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殿別有宮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津渠自河起榮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水諸州郡兵夫十餘萬開刊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造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

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客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執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栢玄將篡栢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亮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歷代小史卷之五終

歷代小史卷之五

大業雜記



大業元年勅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為營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為副廢三囑舊道令開菱柵道特有術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聞初皇之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為豫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殿別有宮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津渠自河起榮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諸州郡兵夫十餘萬開刊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造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

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爲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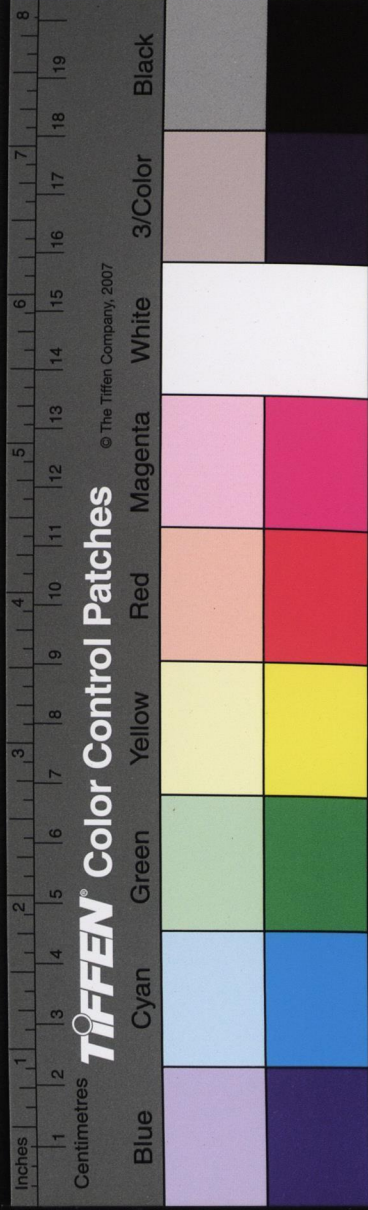
東都大城周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玉城東越漚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闊一百步道傍植櫻桃石榴兩行至端門自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爲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重樓上重名大微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虎門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闊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跨水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高百餘丈過洛二百步又流洛水爲重津渠闊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

苑重津南百餘步有大隄南有民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晉爲重樓飾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相對自重津南行盡六坊有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攀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西二里至苑伐傷城行三里有天經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南二里至丹水渠南五里至伊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南過黃道渠橋南道西有右候衛府出右掖門門傍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塲南臨石澗口即煬帝門師濟閣梨所居石澗東西二百餘步闊五十餘步深八尺並用青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積三重並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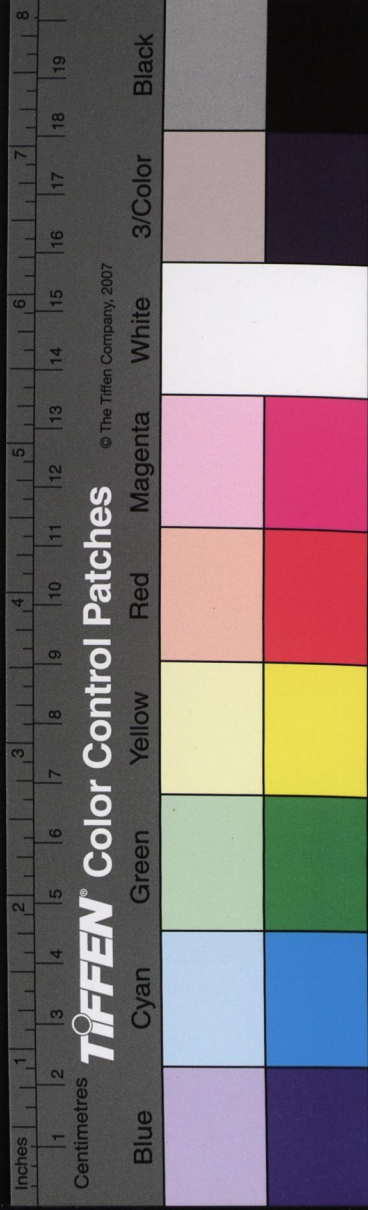
鐵爲細腰互相鈎牽亦非常之牢固正當馮口三十步初造馮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於是填塞馮成不過一年即破碎上令濟閣黎呪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閣黎亡還復毀破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馮三城池水下黃道渠入洛端門更有左掖門南道左有左候衛府左掖門東二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南洛水有翊津橋通翻徑道塲新翻徑本徒外國來用見多樹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徑多少綴其一邊牒然今呼爲梵夾道塲北府道術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東城東有宣仁門臨大街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都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并新戶坊東至雙槐樹三里宮城正門曰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

門東行二百里有興教門教門一里有重光門即東光正門門東二百步有泰和門並重觀門內即左右藏左藏有庫門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東即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門門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獸門出含嘉西有圓壁門西有圓壁城城正南有曜儀門南即曜儀城城南玄武門門內即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宅宅西拒周王古城城西即入苑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省西連謁者臺臺連石翊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輦庫庫西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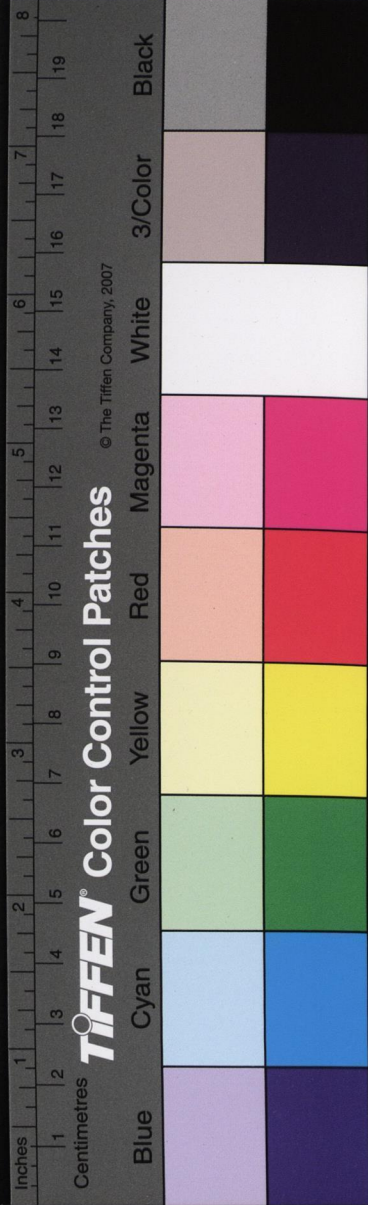
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朝堂第二街北壁第即右驍衛府府西連
右禦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益二十萬石子
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窖西至西城西朝堂南
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秘書省省西連尚食庫庫西連右監
門府府西連長秋監監西抵右掖門街街西即掌醢署署西連良
醞署署西至粳米窖坊東朝堂東連門下省省東殿內省省東連
左掖衛府府東即拉左掖門街街東即西錢坊坊東連東錢坊東
朝堂南第二街第一左驍衛府府東連左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
府東連左屯衛府府東連左禦衛府府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
府監監東即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臺東連无祿寺寺
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太府寺寺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

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大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寺東
有司農寺寺東連太常寺寺東抵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大道
北即尚書省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大僕寺寺東至城第四街有
衛尉寺寺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抵城則
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二十尺門內四十步
有承泰門門東二百步至會昌門承泰西二百步至景運門並步
廊連市坐宿衛兵承泰門內四十步有乾陽門並重樓乾陽門東
西亦軒廊周市門內一百二十步有乾陽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
鷄尾高一百七十尺又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一作階軒文棍鏤盤
欒檻百重窰拱千構雲楣綉柱華棟碧璫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
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暈南軒垂以珠絲網絡十不至地



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闊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鍾一懸鼓刻漏即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殿更有東上閣閣東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東舉門門東四十步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東華門南四十步左延福門出門東行一百步至章善門街乾陽殿西有曲上閣入內宮閣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有西華門出門西三十步道有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以軒廊西華門南四十步右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門街大業文成武安三殿御坐見朝臣則宿衛隨入不坐則宮人殿庭並種批把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藥奇卉東有大井二面闊十

餘尺深百餘尺其三殿之內內宮諸殿甚多不能悉知則天門東二百步有興教門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門北二百步有章善門入內尚食進食尚藥進藥內尚進物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右內殿內省少府內監內尚光祿內廚道右門下內省左六衛內府左監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百二十步有重潤門東有東宮則天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門北三十步有景運門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書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入道左有內史內省秘書內省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鷹坊內甲庫道右命婦朝堂惠曰法雲二道場通真玉清二玄壇接西馬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有玄靖門門內有玄靖殿周以軒廊即宮內別供養經像之處出玄靖門橫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



行百步有閭闔重門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尺門西即入寶城
城內有儀鸞殿殿南有烏椀林栗林有葡萄架四行行長百餘步
架南射堂對閭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址傍城三里
有方諸門門即員壁城出寶城門西行七里至青城宮即西苑之
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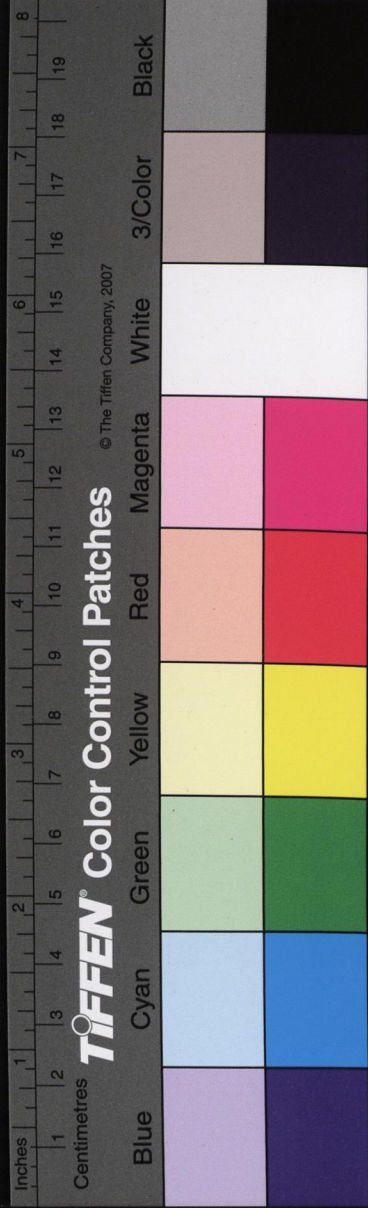
元年夏五月築西苑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周繞龍鱗渠其
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合香院第四承華院第五凝暉院
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儀院第十結綺院
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善院第十三長春院第十四永樂院第
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
名花秋冬即剪雜綵為之色渝則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

剪綵為菱荷每院開而東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渠面闊二十步
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即拂柳脩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
其中有逍遙亭四面合成鮮華之麗冠絕今古其十六院例相倣
效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名之屯別置正一人副二人並用
宮人為之其屯內備養芻豢穿池養魚為園種蔬植瓜果餽饈水
陸之產靡所不有其外游觀之處復有數十或泛輕舟盡舸習采
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游之曲苑內造山為海周十餘里水
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
餘尺上有通真觀習靈臺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機成
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繞十六院之海東有
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已禊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



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閭闔門入西苑歌管歌管諸府事乃
置清夜遊之曲數十首初尉衛卿列權秘書丞韋萬頃總監築宮
城一時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
里高四十七尺其內諸殿基及諸墻院又役十餘萬人河南郡在
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八里在天津
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宣仁門道北西去宮城六里大同市周四
里在河南縣西十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曹渠傍渠
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即入通達市二十門分路入
市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舟舡舳艦萬計市南臨洛水
跨水有臨寰橋橋南二里有豐都市周六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
二十行三千餘肆躉齊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陰通衢相注市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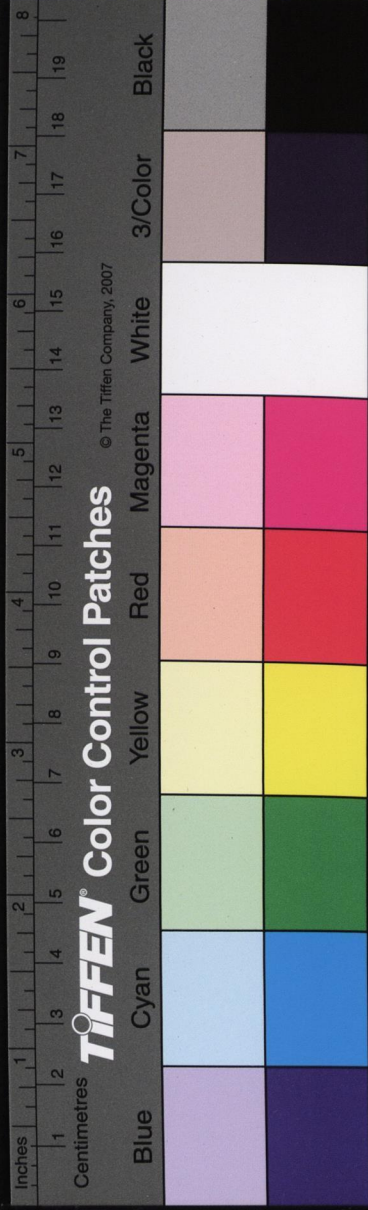
壁有四百餘店重樓迭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出積出上春
門東十二里有亭子宮宮南臨漕渠東臨瀆潤池池東一十里有
萃林園備池塘臨觀池隍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名潤宮周十餘
舍景殿及射堂樓觀池隍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名潤宮周十餘
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潤秀麗標奇其中有閭風亭
麗樓霞觀行雨臺消暑殿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砌青蓮峯峯上
有翠微亭游賞之美於斯為最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敕內史舍
人封德彝於此置宮又勅揚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
於揚子造臨江宮內有疑暉殿及諸堂隍十餘所又勅王弘於揚
州造舟及樓船水殿一作航板榻板坊黃笈坊平乘艫舳輕舸等
五千餘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車駕幸江都宮發藻澗宮宮宿平



樂園頓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濶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粧以金碧珠翠雕刻奇麗加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條纜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船人並名磯脚一千八十人並着雜錦綵袴于行纏鞋襪等每繩一條百八十人分為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為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角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珠絲網絡已下殿脚為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妃嬪所乘又有八朱航三十六名旋舳舳並兩重加網絡貴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脚百人又有朱鳥航

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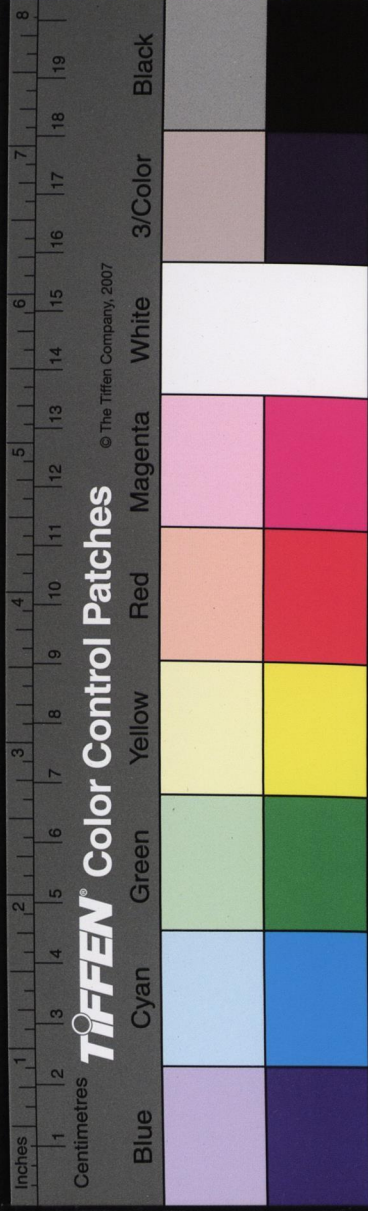
且南巡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問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入觀途經淮上時蔡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為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親維翰形短而腰長語虜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贈與數百緡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為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



樂園頓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濶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粧以金碧珠翠雕刻奇麗加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條纜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船人並名磯脚一千八十人並着雜錦綵袴于行纏鞋襪等每繩一條百八十人分為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為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角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珠絲網絡已下殿脚為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妃嬪所乘又有八朱航三十六名旋舳舳並兩重加網絡貴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脚百人又有朱鳥航

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

且南巡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問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入觀途經淮上時蔡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為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親維翰形短而腰長語虜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贈與數百緡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為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



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
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
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
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
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啾啾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
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
素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
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援之
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
家郎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已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
偶覆酒汚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

日帝與素釣魚於池竝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
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所爲素輒請而抑
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
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
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第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不
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
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奇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
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
具載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五
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脩十二寶林
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

